

## 老舍〈人・物・語言〉

在文學修養中，語言學習是很重要的。沒有運用語言的本事，即無從表達思想、感情；即使敷衍成篇，也不會有多少說服力。

語言的學習是從事寫作的基本功夫。

學習語言須連人帶話一齊來、連東西帶話一齊來。這怎麼講呢？這是說，孤立地去記下來一些名詞與話語，語言便是死的，沒有多大的用處。鸚鵡學舌就是那樣，只會死記，不會靈活運用。孤立地記住些甚麼「這不結啦」、「說幹乾脆的」、「包了圓兒」……並不能生動地描繪出一個北京人來。

我們記住語言，還須注意它的思想感情，注意說話人的性格、階級、文化程度，和說話時的神情與音調等等。這就是說，必須注意一個人為甚麼說那句話，和他怎麼說那句話的。通過一些話，我們可以看出他的生活與性格來。這就叫連人帶話一齊來。這樣，我們在寫作時，才會由人物的生活與性格出發，甚麼人說甚麼話，張三與李四的話是不大一樣的。即使他倆說同一事件，用同樣的字句，也各有各的說法。

語言是與人物的生活、性格等等分不開的。光記住一些話，而不注意說話的人，便摸不到根兒。我們必須摸到那個根兒——為甚麼這個人說這樣的話，那個人說那樣的話，這個人這麼說，那個人那麼說。必須隨時留心，仔細觀察，並加以揣摩。先由話知人，而後才能用話表現人，使語言性格化。

不僅對人物如此，就是對不會說話的草木泉石等等，我們也要抓住它們的特點特質，精辟地描寫出來。它們不會說話，我們用自己的語言替它們說話。杜甫寫過這麼一句：「塞水不成河」。這確是塞外的水，不是江南的水。塞外荒沙野水，往往流不成河。這是經過詩人仔細觀察，提出特點，成為詩句的。

塞水沒有自己的語言。「塞水不成河」這幾個字是詩人自己的語言。這幾個字都很普通。不過，經過詩人這麼一運用，便成為一景，非常鮮明。可見只要仔細觀察，抓到不說話的東西的特點特質，就可以替它們說話。沒有見過塞水的，寫不出這句詩來。我們對一草一木，一泉一石，都須下功夫觀察。找到了它們的特點特質，我們就可以用普通的話寫出詩來。光記住一些「柳暗花明」、「桃紅柳綠」等泛泛的話，是沒有多大用處的。泛泛的詞藻總是人云亦云，見不出創造本領來。用我們自己的話道出東西的特質，便出語驚人，富有詩意。這就是連東西帶話一齊來的意思。

杜甫還有這麼一句：「月是故鄉明」。這並不是月的特質。月不會特意照顧詩人的故鄉，分外明亮一些。這是詩人見景生情，因懷念故鄉，而把這個特點加給了月亮。我們並不因此而反對這句詩。不，我們反倒覺得它頗有些感染力。這是另一種連人帶話一齊來。「塞水不成河」是客觀的觀察，「月是故鄉明」是主觀的情感。詩人不直接說出思鄉之苦，而說故鄉的月色更明，更親切，更可愛。我們若不去揣摩詩人的感情，而專看字面兒，這句詩便有些不通了。

是的，我們學習語言，不要忘了觀察人，觀察事物。有時候，見景生情，還可以把自已的感情加到東西上去。我們了解了人，才能了解他的話，從而學會以性格化的話去表現人。我們了解了事物，找出特點與本質，便可以一針見血地狀物繪景，生動精到。人與話，物與話，須一齊學習，一齊創造。